



李海洋 ♠ 著

门萨的学徒

m e n s a ' s
a p p r e n t i c e s

青春是否像老虎机一样，有着投机的过法？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门萨的学徒 / 李海洋著. —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0.3

ISBN 978-7-80225-825-9

I. ①门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32163号

门萨的学徒

李海洋 著

责任编辑: 许 彬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31千字

版 次: 2010年3月第一版 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825-9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专有, 违版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

1996年，天色严酷。少年袁逍像只肮脏的蜥蜴贴在黑糊糊的课桌上，苟延残喘。他对老师的讲课充耳未闻，小手不自觉地探向挂在裤带上的摩托罗拉汉显的砖头BP机。这玩意儿在1996年还满大街都是，没过两年就被手机逼得无处逢生。这是前些天袁逍好不容易从家里搞到的。少年的手指头上沾满滑腻的汗水。绿色的屏幕闪烁着，随着震动亮了起来，“B-B”的声音响了。老师愤怒地停下手里的课，同学们将头扭了过来，窃窃地笑了。

“滚出去。”老师一直走到最后一排，用书扇了一下他的头。

袁逍二话没说，站起来走出教室，贴着墙根站好。蝉开始鸣叫，老师慢慢地踱进教室，然后少年突然张开架势，就连衣角也没头没脑地箕张而开。他以完美的速度开始奔跑。

坐在窗口的同学告诉老师的时候，袁逍的影子已消失很久了。

老师扶了扶眼镜，摇头并且叹息。

少年的身体打开，像一张弓，命运的弦在不经意间猛然绷紧。

谁也不能预料未来，包括我也不能。我就是袁逍。

好吧，为了让我能更利索地说话，我还是收起这套文绉绉不中

用的把戏。虚荣华丽的外表并没有多少意思，有时会让人觉得愚蠢。正如那个时候的我，十六岁，一米七四的大个子，当然，还有一张讨姑娘喜欢的脸蛋。这多少归功我的父母，但我宁愿把这张脸还给他们，或者对着镜子用锤子把这张脸敲碎。

当初马娇丽认识我的时候，她说过她喜欢的就是这个。尽管我是个十足的恶棍，但那时候，小娘们儿都喜欢这样的。她们屁颠儿屁颠儿的，愚蠢得像小母驴。那时候，我十六岁，性欲正在生长。尽管周围环境恶劣，一派道貌岸然，但马娇丽也不是什么贞娃烈女。要知道，职高这种地方，并不鲜见这种娘们儿。没到一个星期，她就跟我上了床，在她家她的床上——我父母常年在家。再过了一个月，可能是由于无休止的做爱，这小娘们儿居然怀了我的种。开始我还会偷我父母抽屉里的套子，他们的单位不发工资，发这个用于安抚民心，可见用心多么险恶。但他们那时已经基本没什么性生活，导致堆积了很大一坨，没个什么数。后来我也懒得去拿，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个玩意儿，马娇丽也不喜欢。

好吧，1996年，翻翻史书，你们会知道一个外号叫种马的小子是多么前卫。

这就是我逃课的原因。我不喜欢上课，老师也不喜欢我上课。我们那个时候教学质量还很差，一个学校能考上十个大学生就不错了。或者说我所在的学校本来就很烂。无所谓，打发时间而已，何必那么认真。只是下午三点在街上任由阳光炙烤是很痛苦的事情，尽管我是爷们儿。但没办法，我得找到王小山，并和他找的一群杂碎一起打牌，赢光他们的钱，干掉马娇丽肚子上的崽子，然后一脚踹掉她，再也不和她见面。

这只是臆想中的事情，多半不靠谱。但对于1996年的袁道，没

有比这更靠谱的了。毕竟我没蠢到去抢银行，尽管那样简直酷毙了。

这世上没什么善男信女。王小山他们不过和我是一丘之貉，甚至比我更为畸形。他们习惯在角落里抽烟骂人盯着姑娘的下半身，或许赌博也是他们的习惯之一。我七拐八转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家。在他家门口的破水龙头前，我用水打湿头发，让它们尽量地竖起来，这样看起来多少有点剽悍。事实就是这样，如果他们认为你是技术型的，那么不如给他们整点生猛的。

我破门而入的时候，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，只剩下电视里没完没了的呻吟声——一帮傻爷们儿在看三级片。那几乎是他们最好的娱乐。他们停下来，王小山走过去把碟机关掉，谁都明白游戏已经开始了。人们聒噪得如一堆被阉割的鸭子，扎金花这个游戏就是这样。我叼着烟卷，很快把牌撩了起来。不似那帮人神经兮兮像娘们儿一样的小心翼翼，J78，我直接扔掉牌。

游戏的过程并不是那么值得叙述，只有扔钱撂牌搂底三个简单的过程。有两个狠角色奉行一直蒙着牌不看的政策，当然，这样可以博双倍。我的钱不多，只有八十一块七毛。这多少怪我的父母，他们知道我的德行，对我的钱控制很紧，其实他们也没多少钱。

用风卷残云高歌猛进，形容我那天下午的运势，再恰当不过。只用了一个半小时，加上毛票等等就赢了接近两百块。

几个小瘪三坐在那里唉声叹气，他们手上的钱越来越少，基本丧失了与我们几个对决的资本，可以无视。然后该死的砖头BP机又响了起来。上面有一行蝇头小字：道王八，干什么呢？我没有理会，但当我抬起头的时候，牌已经发好了。我隐然感觉到情形不妙，或者那只是一些心理暗示：色赌相克。果然我的牌面很尴尬，双10。六个人，按照概率，这是不大的牌。我扔掉它们，瞅着王小山，让他把手

边的烟递给我。

扁三五。进口。假货。混合香。索然无味。

情势如江河日下。那一把是一个A收底。我看看表，决定来三把猛的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而我的钱却还不够。第一把我蒙到三十进去，开始有四个人跟，其中两个扔掉。最后我以双3险胜单A。第二把我继续蒙，无人跟，只收地十多块，没意思。第三把我的手抖了一下，四下安静，光线突地一暗，命运之轮开始转动，像是坏掉的罗盘迷失了方向。我蒙到七十看牌，789红心顺金，这几乎是天大的牌，只剩下三个人，王小山是其中之一。他凶悍地看着我，我点了一下桌上自己的钱，差不多一百五，一起进去。他们都看着我。1996年通货膨胀，对一个穷学生来说这已经是一记大手笔。

那一年我偷看了我爸的工资单，二百八十三块。

另一个人已经扔掉牌。王小山吸了一口气，撩起牌看了看，一个笑在这个龟儿子的脸上绽放，他跟了。我不动声色，没钱了，但我决定干掉他。赌场无兄弟，何况他算个毛兄弟？我跟他认识不过三个月，起因是一起为泡妞斗殴。那个时候，年轻人没什么事做，就喜欢做这样无聊的事情。我拿了旁边桌上哥们儿的一百块。这个小子数了半天才递给我，钱很零散，生怕数错。我扔了进去。王小山也没钱了。他站起身，走进他爸的卧室，不久便响起了锤子砸在木头上的声音。他撬了他爸的抽屉！

第三第四版夹杂的人民币，一擦，他豁出去了。

我愣住了。铆上了，没有退路。虚空中的马娇丽正在抚摸自己的肚皮。

“开吧，”我说，“谁赢谁拿走。”

王小山没说话，直接开始捡钱。人们都看着他，他歪着头，烟

卷以一个嚣张的角度指向天花板，把牌扔在中间，有人伸手去撩，看了一眼又去看我的牌，但我知道已经不用了。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副牌究竟是几的豹子，2345678910JQKA都有可能。

我退出屋子的时候，天色已经黑了，身上只剩下十块钱。这就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，以及堕胎费。屋子里还有那张用数学本上的纸写的一百块欠条。

过了好多年，2005年或者2006年，管他呢，我在回家的街上看见长得烂肥的王小山搂着一个姑娘招摇过市，傻里傻气的，我很想过去把他掀翻在地，用脚狠踩他的肚皮。但也就是想想，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。这话说得很浑，当然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浑。我很想走进对面馆子的厨房，抄起一把菜刀，冲进去把他们洗劫一空，但很可能寡不敌众，他们的四肢都很发达。我也只能坐在他们家门口的台阶上犹豫不决了。

漆黑一片，只有BP机的光亮在黑暗中闪灭。

去他妈的，我关掉机器。

不想回家，反正今天本来就是逃课，我奔上长街，气势汹汹，像一辆小坦克。

1996年，整个城市还处在一片灰色之中，不似现在这般明亮。天幕如同一只巨大的壳，笼罩在四方，传说中的笼盖四崖也不过如此。我竭力保持混沌的状态，不去回忆其中的任意一个细节。比如我认识马娇丽，我和她上床，我认识王小山，我和他打牌。

我瞎转着，脑瓜亦是如此。大约四百块钱，如果问我的朋友每个人借十块的话，这的确是个好主意。大脑皮层开始过滤四十个人的样子，淫荡的猥亵的漂亮的吝啬的。我的生活费每个星期不过十五

块，这样还下去，大约需要两个学期。两个学期没有早饭晚饭，那我哪还有力气走路打球打炮？如此这般，种马的名头不是要浪得虚名了吗？这样我只有去求我的父母了。方案有两种：一是请求他们增加我的花销，情况好的话会到二十块，那样还是需要一个学期，没有什么区别。二是直接请求他们搞定自己的孙子。这他们应该会出手，也不会在男女之事上怪我，哪个父母会怪自己的儿子多交几个妞？但是如果这个儿子只有十六岁，而且承载着考大学的希望呢？

我几乎可以看见他们为我筑成的一座监狱，那里只有书，甚至书上带女的字都会用×代替。这很难说，我爸是政治部的，什么事情都搞得出来。

缜密的逻辑分析导出的绝望结果，让我有些发蒙。这是正常的，毕竟我还年轻，经验不足。不过去他妈的，我转过一个街角，看到那家店子，我此刻只想找点乐子。

有些人愚蠢地问我是什么乐子。1996年，我一再强调的字眼，能有什么乐子？不过是三室一厅这样低级的地方。那时还没有HI吧，窑子也很少，可抽的也只有四号或者大麻，不过我一样也搞不到。我掀起鲜红色的帘子，一个猫腰钻了进去。

一家小型规模的游戏厅，里面的哥们儿像排萝卜一样种在机器前。他们的脸被屏幕的光彩弄成只有德库拉才配有的惨白。小年轻们各式各样，当然，我也是小年轻。他们穿着当年最流行的喇叭裤和牛仔上衣，头发不再是千篇一律的锅盖头，而是流畅的碎发，碎得像玻璃碴一样插在脑后。嘴里是过滤嘴的烟卷，口袋里说不定还会放上一把三块钱的蝴蝶刀。

这就是那个时候最时髦的装备。

我买了些铜币，在人群中挤了一会儿，打算好好释放一下。暂时忘记那谁谁谁的小娘们儿。这真他妈没心没肺，不过无所谓。那时候卡普空的街霸不再流行，起码在我们那片是这个样子，取而代之的是称谓SNK公司的拳皇系列。经典的97和98要在这之后一两年内冒出泡来，既然如此，也只有KOF96聊以自慰了。

游戏和女人是我的最爱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。

1996年的袁道，就是这么喜欢瞎扯淡。

96的机器被一个矮个的黄毛占着，我投币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。这厮长得很平常，不值得赘述。我很快选择了三个我擅长的人，疯子（八神），火机（草鸡）和帽子（克拉克），那时候还没出无耻的BOSS版，竞技还有些意思。然而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善茬，我毫无悬念地连输四局，腰包里只剩下一个铜板。他歪着头，得意地冲我撇嘴。我摇着头转过身，然后再转过去，猛地抓住他的头发使劲往下一磕，直接砸在机器的外壳上，顺手拉灭他的机器。

黄毛像是一个笑话，或许他本来就是笑话。他捂着头，仰视我，哭喊着：“你为什么打我？”

我懒得理会这小子，示意周围的人继续玩乐，也示意风骚的老板娘坐着别动，我是她的老客户了，她知道我的分寸。我摸摸他的头，又觉得他有些可怜，这厮还是个初中生的长相。我掏出最后的那个铜板，塞在他手心里。

他打掉手心的铜板，擦了一把眼泪跑了出去。

我决定去玩点别的，但游戏最终和女人一样形同鸡肋。

命运的手在我准备拐角的地方开始招呼我。当然，谁也没有招呼我，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。一群人围在两台机器的前面，机器上飞起一连串的彩灯，仿佛一个巨大的谜。

“我靠，又跑了。”他们用拳头使劲地砸机器。

“小三元哦，赢了可就一百多块啊。”

我转过身，没错，两台老虎机，或者说是水果机、苹果机。

我迈开一步，一个持续多年的噩梦就这样开始了。

我当时玩的那种，面板上散乱地分布着苹果、橙子、青瓜、铃铛、西瓜等等很多的符号，你按键押分，中了的话就可以获得相应赔

率的奖金。那时候我对此一无所知，类似程序单片机混沌，统统都是扯淡。我只是看别人玩过，听见过如清铃般涨分的声音，还有就是兑换而成的钞票。

“你还有钱么？”围在那的人问。他翻翻口袋，空空如也。

“我靠，已经赔了一百多进去了。”对方很沮丧，摇摇头。

他们走了，围观的人也开始散去，一帮穷学生，只有看别人玩的份。我坐在机器前的小板凳上，彩灯依旧旋转，没头没尾。

“上分。”我转过身子，对老板招招手。

八块的分一共八十点，每押一次的本金是五分，即五毛。我留下一块钱，不至于一无所有，等会也许可以坐个摩的回去。

面板排列如下：

BAR 双七 西瓜 双星 青瓜 铃铛 橙子 苹果

赔率分别是这样的，苹果是一赔五，青瓜铃铛橙子一赔十，双星一赔二十，西瓜一赔三十，双七一赔四十，而大BAR，一赔五十，不过本人观战无数，却从未见有人中过。

点哪个好呢？人群又聚拢过来，看我伸出一根手指。

“就是他！”高分贝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被压榨得更加刺耳。我扭过头一看，是那个小黄毛。他的身后还站着一条长杆，发育得很好，显然是他哥哥之类的人。这样被揍了叫哥哥的孩子我见过很多，没什么好怕的，大不了就是再来一架。可是这一次不同，那哥哥看起来很强大，动作快得像一只小野豹。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练过散打的，有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水平。

他只用一只手便将我的脸压在机器的按键板上，这没有什么，

重要的是我听见押分的声音不停顿地窜了进来，原因是按住我的头来回地在我上面碾压。他按在左侧，或者是我脑袋的形状特殊？等我怒吼地站起来，已经晚了，八十分一点未剩，全部压在了大BAR、双七和双瓜上面。其中大BAR五十点，双七二十，双瓜十点，这说明他用力不均匀。这几乎是我最后的八块钱了。

人们暗爽地叫起来骂我傻逼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扬起拳头准备扑过去。就在这时，旁边一个好事的小孩帮我点了开始键。

我顾不上了，毕竟我也是个火爆脾气，是在家里敢和我爸对打的人，在华丽的伴奏下我们战成一团。

彩灯闪烁，老板娘跑过来一边护住机器一边想要拉开我们。

“哇哦。”人们惊呼的声音很整齐。整个面板上的彩灯一起亮了，发出悲切的鸣叫。当然，它只是为老板娘鸣叫而已。事情发生之前总会有预兆，即便很多年以后，我也仍然是那个游戏厅的传说。我和那黄毛的哥哥停止了争斗，来见证一个神话的诞生。

那个红点开始游弋，拖着很长的尾巴。它呼啸着，像一列火车。爆机了！一共产生了四个点，先是停在了大BAR上，显分的数字开始玩命地跳，还没有停止，红点又诡异地出现在双七双星和双瓜的点位上。

一个大BAR加大三元！

大家安静下来。我推开那哥们儿，谁还有工夫打架呢，等会儿我可以用分置换成的钢蹦砸死你。

1996年6月，生活翻开新的一页。我揣着三百五十块的巨款走上华灯初上的街头。我打开BP机，决定给马娇丽回个电话。

“这就是开始，那以后我就迷上这个。”1998年，香港回归已经一年有余，我坐在武汉市的台阶上，满嘴酒气地对着坐在我旁边的那小子说。他端正地坐在那儿，穿着白衬衣和黑裤子，下面是一双洗得发白的双星球鞋，有些土里土气的。他的膝盖顶住一本华贵的万宝龙大头笔记本，和他的身份完全不相吻合。哦，他还戴着眼镜，他习惯的动作是去抽一下鼻梁骨上的镜架。在十分钟的时间里，重复了大约七次，这真让人匪夷。他笨拙敏感紧张，涉世未深。总而言之，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方的情形。

“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笑了笑，转过头来。

“袁道。”我有些不耐烦，“你问第三次了。”

“我的记性不好。”他拍拍自己的脑门。

“你呢？”

“叫我方吧。”他淡淡地说。

“名字？”

“就叫方吧，名字不重要。”这厮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于是我耸耸肩膀，做出纯爷们儿的样子。

“后来呢？”他饶有兴致地问。

后来？我想了想，抬起头又灌了一口手中的枝江。

老虎机，或者叫角子机、赌博机，叫什么都好。Slot Machine，是这个小游戏最初的名字。1895年，工业时代，机器大行其道。一个叫查理·斐的机械工，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发明了这个东西。魔鬼始终没有放弃过寻找他的代言人，不是查理·斐，就是詹姆斯·斐。历史上关于这个人的来历背景，没有任何记载。在旧金山南部的破败农场，他做出了这个机械怪物。长方形，铸铁，内部带有三个卷轴，外设一个投币口，以及类似蒸汽火车推进器的启动把手。只需填入一枚角子（筹码，如同今天的铜板），扳动手柄，内部的齿轮便开始犬牙交错地摩擦。如果用力恰到好处，齿轮正好合乎某个位置，机器会自动吐出相应赔率的角子。1899年，Liberty Bell，作为现代老虎机的雏形横空出世，由三个圆鼓组成，每个鼓上都有十个标志：牌的花色、马蹄和铃铛。铃铛在每个鼓上只有一个，出三个铃铛的组合中最大的奖。每个鼓的转动都是独立的，和其他两个鼓无关，按照从左到右的秩序它们依次停止，停留在十个点中的任一个的概率是相同的，均为1/10。后来出现四五个鼓面的老虎机，但原理机制没有改变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，随机数发生器代替了机械鼓，编辑的程序代替了齿轮的转动，按键代替了拉柄，苹果赛车动物代替了三七柠檬等符号，最终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。

最开始它可能在任何地方，酒吧饭馆商店都可以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，它最先出现在游戏厅，成为吞噬卑微渴望的机器。然后，仿佛一夜之间它们规模浩荡地聚拢在一起，出现在大量的游戏终端体中间。

我以为自己交了好运，三百五十块，加上我平日存下的一些私

房钱——虽然说男孩子存私房钱是件很龌龊的事情，但终于派上了用场。我还掉外债，最重要的是我除掉了那个差点出世的孽种，尽管这样对他不公平。陪马娇丽打胎的是她的闺蜜，我没有去。我知道那不是个好事情。当然，我对她说的是，亲爱的对不起，我下午有课，就不能陪她去了。那时候，那个傻妞还很相信我，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。我搂住她，在街道拐角热吻、道别，接着我一头扎进了游戏厅。

从那之后，我把所有的精力和金钱完全赔在这上面。几乎一有时间，我就会光顾那家店子。女人大腿黄片学习，统统成为无聊的事情。我的脑子里只有旋转的彩灯和该下的注码。我和马娇丽还纠缠了一阵子，不过很快大家都觉得没意思，就分手了。她是个看得开的姑娘，这让我很欢喜。虽然她并非我的初恋，但却是第一个为我怀上孩子的女人。到现在我还记得她，大概是因为那之后我都没有交过女朋友的原因。我怀念她，仅此而已。

后来，作为生活的另一部分，我再也没有赢到过一毛钱。尽管偶尔运气会好一点，但随即的概率不会永远倾向你，大部分的时间我输掉所有的零花钱。我面黄肌瘦，作为惩罚，我没有早饭和晚饭吃。有时候我会节制一点，那只出现在我饿得不行的时间。那些日子，我玩遍了几乎所有的机型，甚至包括为数不多的连线机。那是在1997年，我们那儿开了一个大型场子，可是依旧找不到哪一台机器适合我，似乎只有输，但是我停不下来。我也奇怪，沾上这玩意儿就仿佛抽上了四号一样。

我欠过一些钱，也偷过父母的钱，不过无伤大雅。年轻人嘛，犯错误难免的，我这样安慰自己。最后就是高考，在那最热的七月，我失去最后的尊严，只考了二百多分。好在我爸爸的关系还行，他以前的战友在市教育局，想办法帮我弄到了一个职业学院的名额。毕业

后可以直接在武汉市的机械厂就业。于是我揣上两千块学费，拎上一口大箱子，爬上了通往武汉的火车。

“有趣。”方又抽了一下自己的眼镜，“但这和你来找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聪明人是不会打断别人说话的。”我撇撇嘴。

方耸耸肩，无可奈何地任由我嘲笑。

1998年，武汉花花绿绿的，比我所在的城市要好上很多，虽然热了点，但对我来说就像个小天堂。我把东西放到寝室，和室友小胖子一起去报到。路上我们闲聊起来，无非是一些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琐事。最后他问我，我的学费准备交不。

“交啊，不交干吗，两千多呢，不见了怎么办？”我说。

“你傻啊，你存到银行不就行了，我哥哥以前就是这学校毕业的，他说学校只会在每个学期的末尾才催交学费，你谎报个贫困生，存起来，现在的利率挺不错的。”小胖子长得虎头虎脑的，眼里泛着光。于是我没交学费，跟他一样把钱存在了工商银行里。

我说着，掏出存折，递给方。方伸手接了过去，看了看说：

“啊，一二三……取了十七次，还有三块钱？”

花钱是很简单的事。我把存折拿回来，眼睛不住地扫描那些黑色的数字。

1998年9月25日，—200，余额1800。

1998年9月30日，—300，余额1500。

……

利息还没有开始计算，我就已经取走了好几笔的款项。

“三和路你知道么？”我问方。

“我是本地人，知道的。那可不是个好地方。”

“是啊，很乱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知道了。不过没什么，毕竟那有一家场子，很大，足有七百个平方。一家大型的游艺中心。那些射击啊赛车什么的大型机我完全没兴趣，我喜欢的只有老虎机。我也忘记自己是怎么知道那地方的，不过事情总归是这样：我来，我玩，我输钱。在那儿，我见到了很多我没见过的机器，比如跑马、三七、赛车、彩金、泰山等等。很强大，我几乎在里面泡了两个月，结果如你所见，现在我只有三块钱了。”

“你想问我借钱还是怎么着？”方皱了下眉头。

“看得出来，”我把手上的酒瓶放在地上，“你也没几个钱。”

方笑着点点头。

“我所在的学校，虽然不像你们武大那样光鲜，但也算是个不错的地方。里面包罗万象，什么机械加工模具制作机床，实实在在的手艺，能混口饭吃。但里面的老师却都是他妈的王八蛋，没什么好东西。不过我认识一个老师，看着有点傻，但人其实很灵光。”

我一进学校就开始混日子，其实学校里没几个人不在混日子的。那时候远不如现在，技术工人是大家都瞧不起的玩意儿，而正牌的本科大学生还凤毛麟角，是个稀罕的物件。2008年，我认识的硕士研究生已经可以组成一个加强连。而在1998年，上面提到的方却是认识的第二个本科生。我第一个认识的就是那个老师，刘唐。要过些日子我才知道，刘唐在武汉市的老虎机圈是如此的赫赫有名。

各行各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壁垒和联系，最后很容易在一个单一